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五



詳校官祭酒
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五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夏書

禹貢

序禹別九州傳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傳刊其木深其
流任土作貢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比堯
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音義

別彼列反九州周公

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
國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

其依反濬思俊反刊苦安反任疏正義曰禹分別九
而鳩反貢字或作贛王于况反正州之界隨其所至
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
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
禹貢之篇傳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
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免遺洪
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經言隨山
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
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游
川故連言之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
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
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
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
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
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
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

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大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傳禹制九州貢法疏

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莫高山大川言禹

治九州之山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尊岍至嶠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

也自尊弱水至尊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傳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高山大川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

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音義

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數劔反行下孟反

奠田遍反瀆

音獨下同疏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

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
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正義曰詩傳云
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
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
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
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
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
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
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
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
故言分布治之禮定器於地通名為莫是莫為定也山
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
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
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
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姓者洪水滔天山

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傳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音義冀居

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疏正義曰九州之次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以治為先後以水

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

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

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音義

壺音胡馬

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疏傳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
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疏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
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
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
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
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
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
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
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
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
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修大原至于岳陽傳高平曰大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

在大原西南山南曰陽音義

岳字又作嶽大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

疏傳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

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

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

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

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

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

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

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

云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

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音義

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漳

音章近附疏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

近之近 正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

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窰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

白壤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音義

壤若

馬云天性和美疏傳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也塊苦對反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

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

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音義

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

上下相錯通率疏

傳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徃者洪水

第一供音恭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

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下有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頌至是乎

厥田惟中中

傳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音義

中竹仲反又如字中馬云

土地有高下肥符疏傳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
非反瘠在亦反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

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

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

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

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

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土異名義

也當然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

之地已可耕作音義

從才疏傳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容反疏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

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

荆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

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

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

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滏水衛
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
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
子畷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
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
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
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
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

島夷皮服

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音義

當島

老反馬云島疏傳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是海中之山
夷北夷國九章算術所云海島遼絕不可踐量是

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
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遺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

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
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夾右

碣石入于河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

送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

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音義

夾音協注同帶也碣

其列反韋昭其逝反流傳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

上時掌反篚方尾反平驤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

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

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

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

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

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

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

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竝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

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
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
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
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
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
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
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
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
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
賦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
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
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上境界
甚遙遠都之國必有
貢篚舉大略而言也

濟河惟兗州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音義

濟子禮反下
同兗恍轉反

疏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皆謂境界所及也
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
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
氣專質性信謹故云充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
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
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
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
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
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傳河

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音義

九河徒駭一
太史二馬頰

三覆釜四胡蘇五箇六絜流傳正義曰河自大陸北數
七鈞盤八高津九出爾雅正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
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
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

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鈎盤鬲津李廵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道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徃徃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廵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廵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

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間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傳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

音義

灘徐音邕王於流傳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用反沮七餘反距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

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桑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

土就桑蠶音義

蠶在疏南反

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

下丘陵居平土矣傳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傳色黑

而墳起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繇茂條長也音義

墳扶

後同韋昭音勃憤反起也馬云繇有膏肥也繇音遙馬云抽也

疏

傳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

茂而水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

也厥田惟中下傳田第六厥賦貞傳貞正也州第九賦

正與九相當疏傳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

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作

十有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音

義載馬鄭疏傳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本作年疏傳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

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

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

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

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貢漆絲厥

篚織文傳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

篚而貢焉音義

漆音七疏傳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盛音成正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

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縉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縹絲中琴瑟之弦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漯達

于河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音義

漯天

答反篇韻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作他合反距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

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徑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海岱惟青州傳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音義

岱音代疏傳泰山也距正

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

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
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
營州即遼東也

嶧夷既略 濰淄其道傳嶧夷地名用功少曰略

濰淄二水復其故道音義

嶧音隅濰音惟本亦作疏傳惟又作濰淄側具反

疏傳正

義曰嶧夷地名即堯典宅嶧夷是也嶧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呂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傳濱涯也言

復其斥鹵音義

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鄭云斥謂地鹵由涯魚

佳疏傳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反斥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傳田第三賦第四厥

貢鹽絺海物惟錯傳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岱畎絲枲鉛

松怪石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山之谷出此五

物皆貢之音義

鹽餘占反絺勅其反種章勇反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

從合合音以選反怪疏傳正義口釋水云水注川曰谿如字怪石碓碓之屬 疏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谷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

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可以放牧厥篚檠絲傳

檠桑蠶絲中琴瑟弦音義

萊音來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注同檠烏簾反山桑

也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檠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
歷絲是蠶食檠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

汶達于濟音義

汶音問

疏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沂其

蒙羽其藝奮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音義

沂魚依反水名藝魚

世疏傳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
反疏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

行六百里淮出桐栢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
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
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為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

底平傳大野澤名水所傳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音義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大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

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

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傳土黏

曰埴漸進長包叢生音義

埴市力反鄭作戩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

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包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之丈反叢才

公疏傳正義曰戩埴音義同考工記周土為瓦謂之埴反埴埴之工是埴為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

進也釋言云苞埴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埴郭璞曰今人呼叢綴者為埴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

也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傳田第二賦第五厥貢惟土

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

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

覆四方音義

燾徒報反覆也苴子餘反包裹也

疏

傳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

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

陽狐桐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狐特

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音義

夏行雅反翟徒歷疏反嶧音亦一音夕

傳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析羽為旄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音義

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

云淮夷二水名蠙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疏傳正義玼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遍反 疏傳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

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
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蠙之知
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
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
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
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厥

篚玄織縞傳玄黑繒縞白繒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

當細音義

織息廉反縞古老反疏傳正義曰篚之所成
徐古到反繒似陵反例是衣服之用此單

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也史
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音義

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
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傳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傳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音義我
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流傳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
洞庭湖案今在九江郡界距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
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
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
水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
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傳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

震澤音義

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

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疏
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
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

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三
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
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
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
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
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
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
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
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藪篠蕩既敷傳篠竹箭蕩大竹水去

已布生音義

篠西了反蕩徒黨疏傳正義曰釋草云篠
反或作箒他莽反 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

也又云蕩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文曰蕩篠炎曰竹
闕節者曰蕩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蕩為大竹

草惟天厥木惟喬傳少長曰天喬高也音義

天於嬌反
馬云長也

喬其嬌反徐音驕少疏傳正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
詩照反長之丈反 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

曰南有喬 厥土惟塗泥傳地泉濕厥田惟下下厥賦下
水是也

上上錯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品傳

金銀銅也疏

傳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
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

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鈔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
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鈔即紫磨

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傳瑤琨皆美玉音義

瑤音
送琨

音昆美石也馬本疏傳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
作瓊韋昭音貫 疏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瑤琨

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傳齒象牙革犀皮羽毛旄

牛尾木梗梓豫章音義

犀細兮反旄音毛疏傳正義曰梗音纒又婢善反詩云元龜

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夷卉服傳南海島夷

草服葛越音義

卉徐許貴反

疏傳

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

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
 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
 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
 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
 竝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
 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織貝傳織細紵貝水物疏

傳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

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
 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
 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
 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
 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
 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

橘柚錫貢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

貢言不常音義

橘均必反柚由

疏

傳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

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東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窳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竝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順流而下

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音義

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

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

疏

傳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

海順也自海入淮
自淮入泗逆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傳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疏傳正義曰

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各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江漢朝宗于海傳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

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音義朝直疏傳正義曰

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

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傳江於此州界

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音義

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

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無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

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

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疏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傳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

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

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沱潛既道傳沱江別名潛水名皆

復其故道音義

沱徒何反潛提廬反馬云沱湖疏傳正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義曰

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

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蟠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掬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

雲土夢作又傳雲夢之澤在江南

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音義

雲徐本作云夢

亡弄反一音武仲反疏傳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徐莫公反治直吏反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

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

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

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

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傳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傳土所出與揚州同疏

傳正義曰與揚州同

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

柁榦栝柏傳榦柁也柏葉松身曰栝音義

柁栝倫反徐勣荀反木名

又作榦榦本又作榦故旦反栝疏傳正義曰榦為弓榦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栝章夜反正考工記云弓人取榦

之道也以栝為上知此榦是栝也釋木云栝栝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栝榦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榦漆也

栝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砮丹傳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音義

礪力世反砥音

脂徐之履反韋昭音音砮音奴韋昭乃流傳正義曰砥

固反磨末佐反鏃子木反一音七木反正以細密為名

礪以麤糲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

夫鍤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鍤丹者
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汞
惟箇籥楛三邦底

貢厥名傳箇籥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

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音義

箇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籥音

路楛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傳正義曰

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著近附近之近正箇籥美竹

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籥冷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
也箇籥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幹三物

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
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

天下稱善鄭立以厥包傳楛柚疏傳正義曰包下言匭
名下屬包匭菁茅

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匱之字皆從匚匱亦
從匚故匱是匱也菁茅既以匱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

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

菁茅傳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音義

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

馮同鄭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疏傳正義曰匣是反又音甲莖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匭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鬻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茵茵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曰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

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春茅以為藉此
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匪猶
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
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篚玄纁璣組傳此州染

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音義

纁許云反璣其

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疏傳正
珠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祖馬云組文也
正義曰

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
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緌鄭云
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又再染以黑則為
緌玄色在緌緌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
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
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傳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

常用錫命而納之音義

馬云納入也

疏

傳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

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

于南河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音義

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疏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

疏

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

耳

荆河惟豫州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伊洛漣澗既入

于河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漣出河

南北山四水合流入河音義

漚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

沔之淺反又亡忍反下同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

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

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

河澗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

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

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

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

耳伊澗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波既豬傳榮澤波水已成過豬音義

榮戶肩反榮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

榮播澤名疏傳正義曰沔水入河而溢為榮榮是澤名

過鳥葛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

波水已成過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

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其縣東

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於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導滎澤被孟豬傳滎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滎東北水

流溢覆被之音義

導音道下同滎徐音柯又士可反注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注

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疏傳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滎

澤也又云滎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

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郟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

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厥土惟壤下土墳墟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傳高者壤下者墳壚音義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文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傳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

紵厥篚織纊傳纊細綿音義

紵勑其反紵直呂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

疏

傳正義曰喪禮大記侯死者屬纊以俟

絕氣即纊是新綿耳纊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傳治

玉石曰錯治磬錯疏

傳正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

者故云治玉石曰

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音義

華

化反又疏傳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胡瓜反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

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傳岷山嶓冢

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音義武岷

中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疏傳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

水所出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荆

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傳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音義旅如字韋音

作餘鄭云和詩曰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

涇治直更反下同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

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

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

藝藝與平
互言耳

厥土青黎傳色青黑而沃壤音義

黎鄭力分反徐力私

反馬云疏傳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
小疏也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

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

第九三等疏

傳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

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異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傳璆玉名鏤剛鐵音義

璆音蚪徐又居蚪反

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疏傳正義曰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疏釋器云璆

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熊羆狐狸織皮傳貢四

獸之皮織金罽音義

熊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疏傳正黃狸力疑反罽紀例反正義曰

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傳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

漢上曰沔音義

傾窺疏

傳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并反疏傳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

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入于渭亂于河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是漢上曰沔

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音義

謂音疏曰計河

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河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

每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矣曰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傳西距黑水水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音義

雍於用反疏傳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

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據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弱水既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西傳導之西流至於合黎疏

傳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

使西流也鄭云象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傳屬逮也水北曰

汭言治涇水入於渭音義

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

代疏

傳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

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漆沮既從澧水

攸同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音義

沮七徐反疏傳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澧芳弓反正水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

風漆縣西閭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郿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荆岐既旅傳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

在岐東非荊州之荆音義

治直疏

傳正義曰洪水之時吏反祭祀禮廢已旅祭而

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荊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荊州之荆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

鼠傳三山名言相望音義

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三秦記云又名地肺惇

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疏傳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

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博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傳下濕曰隰豬野地皆在縣東

名言皆致功疏

傳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

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
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

宅三苗丕敘傳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

美禹之功音義

丕普疏悲反

傳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

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檇杭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鄭玄引地

記書云三危之山在烏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末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傳田第一

賦第六人功少疏

傳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

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

惟球琳琅玕傳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音義

球音琳

韋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疏傳正義曰釋地云西北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琅玕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

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浮于積石至于
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龍門西河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

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傳

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

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
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

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
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

誤為治此說禹會于渭汭傳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
行不說治水也

西上音義

上時疏掌反

傳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

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

也皆然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傳織皮毛布有此

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

之功及戎狄也音義

崑魯門反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

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髳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疏傳正義曰四國皆衣

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總之此

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

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戎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崑崙為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傳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

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音義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

字又作汧山名一疏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名吳岳馬本作開疏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數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

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
峴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峴為陰

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
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峴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

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正義曰荆歧上
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

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
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

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峴縣西古文以為峴山岐
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

河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疏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
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

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傳三
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
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

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葦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底柱析城

至于王屋傳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音義履反

柱如字韋知父反又知女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反底柱山名在河水中 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

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太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傳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

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

言之音義行戶剛反又如字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太

滄音倉勝音弁

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

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
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砥柱析城濟出
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濬池滏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傳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

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音義傾窺并反疏傳

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
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

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至于太華傳相

首尾而東音義華如字又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

望太華太遠故云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四山相

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

下互相備音義

陪音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疏傳正義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地理

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導嶧冢至于荆山傳漾水出嶧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

在荆州音義

漾羊疏 傳正義曰下云嵒冢導漾梁州云尚反 岷嵒既藝是嵒冢在梁州也荆州

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内方至于大別傳内方大別二山名在

荆州漢所經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地理志無大

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傳岷山江所

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疏

傳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嵒既

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 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荆州也 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傳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

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疏傳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

及嶠冢言導岍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岍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岍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

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岍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傳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音義

弱本或作弱合

如字黎力分疏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反馬云地名疏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

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

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
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
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
弱水黑水流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
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
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
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
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
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
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正義曰
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記書合黎山
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
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
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

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

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傳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音義

音溢

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

過梁州入南海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

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鄜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傳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

山或穿地以通流疏

傳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

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閩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南下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也

詳也南至于華陰傳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東

至于底柱傳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

若柱然在西虢之界音義

見賢遍反
號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傳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音義

孟津如
字洛北

地名湊

疏傳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

七豆反

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

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

洛汭至于大伾傳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

伾而北行音義

伾本又作岨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
又數眉反韋音詒郭撫梅反字或作伾

處昌

疏傳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

慮反

云再成英一成岨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

吐傳云再成曰任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
任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
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
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任乎瓚言當然

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傳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音義

降如字鄭

戶江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崇班固漢
反書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

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
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

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
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冒臆不

可從也又北播為九河傳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

界同為逆河入于海傳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

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音義

殺所界反溢字又作疏
隘於賣反渤海兀反

傳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
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
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
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傳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

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疏

傳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
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

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
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
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
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
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
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

入于江也又東為滄浪之水傳別流在荊州音義

浪音 疏傳

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

過

三澁至于大別傳三澁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

傳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彭蠡傳匯迴也水東迴為

彭蠡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傳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

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音義

澁市制反觸尺玉反匯徐胡罪反韋空為反

疏傳

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

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傳江東南流沱東行音義

沱唐疏河反

傳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傳澧水名音義

澧音澧傳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禮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

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

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過九江至于東陵傳江分為九道在荊州東是水名

陵地名疏

傳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東

迪北會于匯傳迪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音

義

迪以兩反疏傳正義曰迪言靡迪邪出之言故為溢馬云靡也正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

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迪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傳

有北有中南可知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導沅水東流為濟傳泉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

地音義

沅音充又轉反

疏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

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入于河溢為滎傳濟水入河竝流十數里而

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音義

數色主反

下同一本作十所

疏傳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

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東出于陶丘北傳陶丘丘再成音義

陶音桃疏

傳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荷傳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傳濟

與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傳北折而東音義

折之設反

導淮自桐柏傳桐柏山在南陽之東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

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傳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

傳正義曰

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傳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

山曰鳥鼠渭水出焉

疏傳正義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鶴其鼠為鼯李延日鶴鼯

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鶴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

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竝載此言未知誰得

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傳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

東過漆沮入于河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音義

澧音豐翔與職反

疏

傳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

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

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導洛自熊耳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傳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傳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

傳合於鞏之東音義

鞏恭勇反縣名屬河南郡

九州攸同傳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傳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傳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

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傳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傳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傳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

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音義

隕於六反玉篇於報反
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

仕雅反障章尚反疏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貫工喚反較音角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川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

九州之澤已昏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莫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

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壙還復其壤墳壙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壙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

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
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
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
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傳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音義

台徐音怡行疏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
下孟反注同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

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
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
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敎而
美之傳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

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
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
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
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
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
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
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
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
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

田去王城面五百里音義

甸田遍反疏正義曰既言九
為于偽反州同風法壤成

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缺弼成五服之事甸僕綏
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

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

百里賦納總傳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

禾稔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音義

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
下如字總音摠近附近

之近橐故老反疏傳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
供音恭詞音嗣疏傳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
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
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土城者總下銓秸禾穗
與橐總皆送之故云禾橐曰總入之供餉國馬周禮掌
客待諸侯之禮有
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銓傳銓刈謂禾穗音義

珍銓

粟反穗亦疏傳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銓穫禾鐵也說文
作稷音遂云銓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銓
以刈故以銓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傳秸橐也服橐

役音義

秸本或作稽工八反疏傳正義曰郊特牲云芻
馬云去其穎音鞞正
鞞之安而橐秸之設秸

亦橐也雙言之耳去穗送橐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
然計什一而得橐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銓則禾近重
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橐服橐役者解經服字
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立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

納粟此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傳所納精者少

麩者多

疏傳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稟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麩遠輕而近

耳重

五百里侯服傳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疏

傳正義曰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

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百里采

傳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疏

傳正義曰采訓為事此百

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
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二百里男邦傳男任

也任王者事音義

任而針反又疏傳正義曰男聲近任而鶴反下同

故訓為任任王者事

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三百里諸侯傳三

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音義

同為之為疏于偽反

傳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為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傳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

政教音義

綏息遺反疏傳正義曰綏安釋詁反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比綏服

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

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教衛為安
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
王敬諸侯為名彼云先王
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傳揆度也度

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音義

揆葵癸反 疏傳正 度待洛反 義曰

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
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
服王者
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傳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

子所以安音義

奮乃 疏 傳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 問反 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

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
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
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
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

天子賴諸
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傳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音義

一要

遙反束如疏傳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字一音來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疏遠之義也

里夷傳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音義

夷馬云易也

二百里

蔡傳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音義

差初佳反疏傳正又初賣反義曰

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里荒服傳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

傳正義曰

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畧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畧於要服之祭也

三

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疏

傳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

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

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

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竝無故鄭注云蔡之言

殺滅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銓之差但

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

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
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
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
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
近夷狄要束始來
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傳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疏

傳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

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變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
百里是王城四面而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
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
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
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
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
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
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

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橐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三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

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傳漸入也被反也

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傳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音義

漸子廉反被皮寄反朔北也與音預朝直遙反見賢

遍反訖疏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斤密反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

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
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正義
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
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
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
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
不言所至容踰之比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
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
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
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
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
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五

尚書注疏卷五考證

禹貢疏定山川次秩○次監本訛大今改正

又疏布行德教之事也○布監本訛行今改正

奠高山大川傳高山五岳大川四瀆○黃度曰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

冀州既載傳先施貢賦役載於書○臣召南按自唐以

前俱讀冀州既載為句其解載字王肅說同孔傳而鄭韋稍殊顏師古注漢志則云載始也冀州堯所都

故禹治水自冀州始其說又異宋蘇軾始以既載二字連下文壺口為句

壺口治梁及岐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臣召南按孔傳於地理有極精處此條是也後儒疑雍州山不當入冀始於冀州強尋梁岐二山而并壺口亦失之不知梁山即詩所云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者亦即春秋時壅河不流之梁山也岐山即後文荆岐既旅導岍及岐之岐山其後為太王

所遷文王所治者也。梁在河之西岸，岐則又在其西數百里矣。曾旼曰：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可為此傳之確疏。

疏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胡澗禹貢錐指曰：安國注禹貢山水地名，並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名者，如太原，今以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之類。其他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耶？至若荷澤在定陶而

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
云出澗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
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身為
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瀝水所出
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瀝出河南北山金城
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益津在河
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
非西漢人手筆朱子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

字良有以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疏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
沱○臣召南按地理志原文入滹沱之上當有東字
言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東入滹沱也疏
脫一字耳又按胡渭曰恒即滹水衛即滹沱古今異
名也此說甚確言恒衛而燕趙諸水無勿該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疏
為遷都白所治也○林之竒曰九州之末皆載其達

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舟楫所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蓋冀州三面距河各州達帝都之道皆以河為主達於河即達於帝都也鄭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胡渭曰傳謂禹治一州水畢遂還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至周氏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

勝前人處

又疏冀之北上境界甚遙○臣召南按北上應作北
土各本俱誤唐虞時冀州極大其北當距陰山至朔
漠故舜分十二州以冀之正北為并東北為幽也

濟河惟兗州○鄭樵曰禹貢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
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名地也州名當時所命後世
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荆及衡陽惟荆
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

臣召南按鄭說甚精但本文祇言疆界此即地志家言四至八到之始有每州之疆界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有天下之疆界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也

九河既道傳平原以北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胡渭曰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鬲縣屬平原漢時言九河以為不可考者平當謂九河今皆寘滅馮遂謂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謂

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豈真無遺迹耶而後世學者則又患其求之太詳也

雷夏既澤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各本俱誤此成陽屬濟陰堯冢所在與城陽國近東海者不同

作十有三載乃同傳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林之竒曰兗州之賦必待十三載乃同於他州非

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臣召南按作字即大陸既作雲土夢作乂之作謂農功也傳于前後二文一訓耕作一訓東作是也何以於此文不同林說甚當

浮于濟潔達于河疏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臣召南按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為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

也

海岱惟青州疏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胡渭
曰疏亦未盡疑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皆古嵎夷
之地在青州之域者嵎夷義仲所宅朝鮮箕子所封
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

濰淄其道疏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臣召南
按地理志琅邪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
郡三行五百三十里不云出屋山也屋山二字見許

慎說文水經注謂之濰山今在莒州東北是其據也
又疏引志言淄水東北至千乘博昌入海漢志原文
作入沛蓋由濟入海也又按濰淄與上句岵夷文不
相屬傳疏應分節

萊夷作牧傳萊夷地名○顏師古曰萊山之夷也林之
奇曰史記齊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
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傳但謂地名非
也

淮夷蠙珠暨魚傳淮夷二水疏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
即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
胡渭曰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即孔注費誓亦云淮浦
之夷此獨以為二水名不應前後相違及檢陸氏釋
文孔傳云淮水之夷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乃知二字
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為之說可笑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音義河說文作荷○仝履祥曰說文
作荷今俗本誤作河耳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

可通菏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菏則達濟可知胡渭曰許慎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傳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疏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臣召南按三江之說辨者紛如孔傳孔疏尤為無理韋昭郭璞諸儒各以意測亦無確據若以禹貢証禹貢則導漾水云東

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為中江入于海是有明文
彼傳云有北有中南可知可謂簡當何乃謂自彭蠡
江分為三入震澤乎蘇軾謂豫章江入彭蠡而東為
南江岷江為中江漢為北江以經解經確矣三江之
與震澤一句自為一義不必強連三江之入是入海
非入震澤震澤之底定是源清流通自不泛溢非由
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也李光地曰江水之合漢彭
蠡已遠而猶曰三江者存其源也胡渭曰徐堅初學

記引康成書注以証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
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
時固已有之矣

江漢朝宗于海疏宗尊也○監本訛尊宗也今改正

九江孔殷傳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疏應劭注地理志
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于孔說○胡渭曰舊說諸
家皆謂在潯陽其以洞庭為九江自宋胡旦始而晁
以道曾彥和皆從之朱子作九江辨極言潯陽九江

之誤

雲土夢作又○胡渭曰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又詔從古本

包傳橘柚○胡渭曰孔傳截包字為句而謂即橘柚此不須多辨只以左傳包茅二字折之足矣又傳云菁以為菹茅以縮酒按呂氏春秋言具區之菁則菁以揚產為善未聞荊州味美也鄭康成注此經以菁茅

為一物符合左傳

伊洛澗既入于河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
沔池山澗出河南北山○胡渭曰傳與漢志全異正
義曲為之說云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按漢陸渾
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
渾接界安得謂出陸渾山乎新安黽池亦本二縣澗
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乃云澗出沔池
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於

河南穀城亦本二縣魏始省穀城入河南乃云漚出
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地也豈西漢
博士之所為乎臣召南按錐指所論甚確儒家於地
理疏略猶自可言然未有鑿鑿注解而地名全誤者
也身為魯人於蒙羽嶧陽大野泗沂俱不能實指其
地身為西京博士於澧水終南惇物又不能確言所
在先儒疑孔傳出魏晉間人筆然哉

疏漚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漢志作穀成晉亭

北

滎波既豬傳滎澤波水已成過豬○閻若璩曰馬鄭王
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人始作波與
漢書同余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証然安國解
猶作一水非兩水以為二水自顏師古始而宋蔡氏
本之非也臣召南按史記作滎播鄭康成詩譜亦作
滎播但此澤亦可單名下文溢為滎是也

導荷澤被孟豬傳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

臣召南按漢志濟陰郡下曰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即此菏澤蓋陶丘復出之濟所匯也至山陽郡胡陵則曰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河水即菏澤之支流許氏說文作菏者也傳不言菏澤在定陶而言在胡陵既失所重又言孟豬在菏東北即方位亦舛矣菏澤在北孟豬在南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疏地理志蜀郡有湔道○臣召南按湔下脫氏字漢湔氏道今四川松潘衛也岷史記

作汶漢書作岷

又疏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臣召南按此西漢水下流為白水至巴郡江州縣入江即今嘉陵江水實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至大別入江之漢水也自班志誤以為禹貢漢水而嶓冢之在漢中者名反不彰此則班志之失也

漆沮既從傳漆沮之水已從入渭○顏師古曰即馮翊之洛水也臣召南按導渭孔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

洛水出馮翊北地是傳已指定洛水與詩所言邠地
漆沮名同而實異也關中三大川曰渭曰涇曰洛職
方雍州川曰涇汭寤曰渭洛是也漢志北地郡歸德
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直路縣沮水出東西入
洛又左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寤詩曰瞻
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曰洛宗周孔疏曰宗周鎬京
也禹貢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
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穎達於彼疏甚明於此

疏猶以扶風漆水當之何其謬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傳有此四國疏四國崑崙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顏師古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胡渭曰三國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傳疏作四國非是

導岍及岐○李光地曰此上以九州為經山水為緯此下以山水為經州域為緯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疏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

西○臣浩按漢志原文西字下有南字疏脫耳

西傾朱圉鳥鼠疏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臣浩按志於西字絕句其下云南部都尉治疏誤
截南字為句非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淮出桐柏經陪尾疏橫尾
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朱鶴齡
曰凡言至於以相去之遠也觀經文導淮自桐栢東
會于泗沂則為徐州之陪尾明矣閻若璩曰周禮保

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瑤星賈公彥實
從春秋緯文來博物志謂泗出陪尾固有所受之也
胡渭曰安陸縣北橫山漢志所稱陪尾者淮水曷嘗
經此傳誤矣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臣召南按漢志
誤以安陸橫尾為禹貢陪尾疏引其文以証孔傳獨
不思果在安陸是荊州山傳不得云四山相連東南
在豫州界也又不得云淮出桐栢經陪尾也以陪尾
為淮所經其誤與衡山江所經正同

至于敷淺原傳一名博陽山○据漢志應作博陽山

南至于華陰傳至華山北而東行○而監本訛至今改

改

北過降水疏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按班固漢書以

襄國為信都○胡渭曰疏說非是襄國今邢臺絕無

洺源臣召南按漢志上黨屯留縣桑欽言絳水出西

南東入海即此文降水其水流入濁漳故先儒謂漳

水即洺水也漢志又於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虜

沱河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此則漢志已
誤而孔疏本之

錫土姓疏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林之竒曰
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理天下而治也如契封於
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亦必在此時胡渭
曰有土則有氏而錫姓為難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
德者也

五百里侯服傳侯候也斥候而服事○蘇軾曰此五百

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臣召南按上五百里即畿內此五百里以下皆建侯蘇氏之說較孔傳尤直截又按禹貢五百里俱專就一面計之故五百里甸服即邦畿千里也

朔南暨聲教○胡渭曰裴駟史記集解其注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句讀矣訖于四海○顧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

尚書注疏卷五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二行大吏谷刊本吏訛黽據水經
注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朝宗于海刊本于訛於據詩經
改

第三十七頁前八行明與此沔別也刊本沔訛沔
今改

第三十八頁後一行濯余佩兮澧浦刊本兮訛分
今改

第四十一頁行八行皆已旅祭也刊本祭訛際今
改

考証第一頁前七行俱讀冀州既載為句刊本州

訛川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熾

騰錄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六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肅征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傳夏啓嗣禹位伐

有扈之罪音義

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

道者棠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疏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日誥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盖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傳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疏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

之由其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誦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

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誥誓俱是孰令之辭意小異耳傳正義曰地理志
扶風郿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郿扈音同未知
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
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
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
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
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
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
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
其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曰嗟
六事之人傳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子誓告汝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

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

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傳用其失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傳恭奉也言

欲截絕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傳左車左左方主射

攻治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右車右勇力

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御以

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傳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
用命戮于社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
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

義子則孥戮汝傳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

累也音義

將子匝反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
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勸子六反玉

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罰音伐御魚慮反
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孥音奴累劣偽反

疏史官曰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之野
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

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
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息

情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
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
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
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
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
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
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
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
戒之使齊力戰也傳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
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
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卿
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
右與御是編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
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五行水

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大史
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
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
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
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
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
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
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
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
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
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
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本之文楚語云
昭王使觀射父傅大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
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

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姁為姓故禹之親屬
舊已姓姁帝嘉其德又以姁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
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
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天子用兵稱恭行
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
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
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勅是斬斷之義故為截
也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
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間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
曰吾間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
主擊刺而御居中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
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
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
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
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

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
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
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
事也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
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
故總解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
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
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
寇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
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饗鼓祝奉以從是天
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
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

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敎諸勲乃至太祖賞耳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序太康失邦傳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傳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

歌音義

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

疏

正義

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
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
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
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竝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傳正義曰昆弟五人
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
弟

五子之歌傳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疏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

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
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
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
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
之次不可知也傳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
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

五子者以其述祖之
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傳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滅
厥德黎民咸貳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乃盤遊
無度傳盤樂遊逸無法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傳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甸田獵過百日不還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
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傳御侍也
言從畋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傳待太康怨其久畋失

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傳述循也歌以敘怨音義

逸本又作

侑豫本或作忬音同黎力兮反喪息浪反盤步干反本

或作槃度如字樂音洛畋音田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

音巨從如字或作才疏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

用反非篚胡啓反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

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

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

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

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

康畋於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

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

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

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

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

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正義曰尸主釋詁文襄四年左

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嘗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總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傳皇君也君祖禹有

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傳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慄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傳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音義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三

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慄力甚反朽疏正義曰我君許久反索息洛反馭音御腐扶甫反祖大禹有訓

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

備慎其微也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傳作為也迷亂曰

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傳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傳此六者棄德之

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况兼有乎音義

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

俊反牆慈羊反厭疏傳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左
於鹽反又於艷反疏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
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
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
獵則鳥獸竝取故
以禽為鳥獸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傳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
天下四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傳言失堯之

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音義

底之履反

疏

傳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章

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
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
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
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

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傳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

以取亡音義

貽以之反遺唯季反覆芳服反供音恭

疏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

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

康彙典法所以減宗祀也傳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訓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闕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

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
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
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
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傳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

仇予予將疇依傳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忸怩傳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

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傳言人君行

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音義

曷戶割反鬱音蔚陶音挑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
怩女姪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雖如字或作睢

疏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

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願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仇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序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傳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

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

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往征之作胤征傳胤

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音義

酒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責反又初佳反胤國名

疏

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胤

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傳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於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於厥色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歷數以紀天時不存歷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胤征傳奉辭伐罪曰征疏

傳正義曰奉責讓之辭
伐不奉之罪名之曰征

征者正也伐
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胤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義

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傳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

亂不修其業胤后承王命徂征傳徂往也就其私邑往

討之音義

肇音兆
舍音捨

疏

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
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

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於私
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

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
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
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
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
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
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
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
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
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
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傳誓勅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
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傳言君能慎戒臣能

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傳修職輔君君臣俱
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傳道人宣令之官木
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傳
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

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言百官廢職服大刑音義

道在

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今藝本
又作執更音康技其綺反

疏

正義曰庠侯將征義和
告於所部之衆曰嗟乎

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
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
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
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

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
通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
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
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正義曰成八年
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
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
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
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王
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
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
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以執木鐸
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
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
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
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

金為之明古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

不諫矣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具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傳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倣擾天紀遐棄厥司傳倣始擾亂遐遠

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傳辰
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傳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
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
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傳主
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
以干先王之誅傳閻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

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傳不及謂歷象後天

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音義覆

服反倒了老反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

倣本又作倣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音音色馳車

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先悉薦反又如字注疏正義

先時先天司赦亦作赦治直吏反後胡豆反疏曰言

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

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

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

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替人樂官進

鼓而擊之魯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

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闇迷錯于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歷之官為歷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况乎不知日食具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厯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傲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歷數歷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主言棄其所主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常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
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
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
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
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
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
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
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
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
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
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
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日見之君子慎
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
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
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

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社預以
為青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紳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
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竝責之
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
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秦鼓
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
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
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
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
夫承命告於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
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諧
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
子伐鼓於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
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

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庠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如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強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今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傳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酒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傳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傳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王天
吏逸德烈于猛火傳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
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
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傳言其
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咸
克厥愛允濟傳歎能以咸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
威允罔功傳以愛勝咸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音義

崑音昆穢于庶
反魁苦回反骨

虛業反艸色類反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疏正義曰
烏浣浣著物也一音烏卧反懋音茂辟音避義和所
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
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
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
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
酷烈甚於猛犬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
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
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
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
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
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
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
殺也傳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

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泆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於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秉貴勢而逞毒心或眈睨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元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傳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

曰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傳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

亡音義

吳息例反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亳旁各反徐扶各反響苦毒反告工毒反釐力

之反沃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疏正義曰自此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而義俱通

疏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

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托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於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正義曰周語曰至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去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卒子癸
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
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高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
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
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間也
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
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
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
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
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
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
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
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
追錄之也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
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

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
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
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
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
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
立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
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
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
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
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
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
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
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
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
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
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

是言告來居治沃土者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也

序湯征諸侯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作湯征傳述始征之義也

亡音義

祇巨疏傳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支反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

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

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適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民往為之耕老的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稷者劫而奪之年殺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足統伐始於葛之事也

序伊尹去亳適夏傳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傳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傳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音義

又反 疏 傳 正義曰 伊氏 尹字 故云 字氏 倒文 以

必貢之者 馮益以誠 輔祭 董其 賢以治 不可 匡輔
乃始伐之 此時 未有 伐祭 之意 故貢 伊尹 使輔之 孫
武 兵書 反間 篇曰 商之 興也 伊尹 在夏 周之 興也 呂
牙 在殷 使之 為反 間也 與此 說味 鳩方 二人 伊尹
與之言 知其 賢也 不則 而
會曰 過 梁 傳 文 也

尚書注疏卷六

尚書注疏卷六考證

甘誓疏其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王曰蓋本訛至國從古本改正又未知何時改也時訛故從毛本改正

乃召六卿○臣召南按六卿之名始見於此鄭康成注

大傳曰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此以周官準度虞夏想當然耳士即刑官稱士為作士稱虞為朕虞皆漢人之陋也孔穎達此疏甚略其疏

禮記月令則曰按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鑿鑿言之亦無確据杜佑通典謂堯置天地四時之官為六卿其說本於賈公彥考工記疏然堯時實未見六卿名目

王曰嗟六事之人○金履祥曰謂六卿為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

傳各有軍事○軍事監本訛軍士据疏改正

五子之歌○顧炎武曰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為
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有弟五人使其並建茅
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二
十餘世至勾踐卒伯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
康孤立之禍而然歟

因民弗忿距于河傳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疏

云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臣召南

按左傳言羿自

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虞箴之稱羿曰帝夷

羿則羿既距太康即據河北舊都僭號自立矣太康雖失河北尚有河南傳仲康至后相而始見滅於浞然則羿但距河亦不能遂越河南而廢太康以立仲康也傳疏所云皆非是陳仁錫綱目前編謂太康十有九歲羿距於河遂都陽夏二十有九歲太康崩于陽夏弟仲康立雖雜本世紀路史諸書然經文祇曰距於河下篇又曰仲康肇位四海則太康之不為羿所廢仲康之不為羿所立斷如也

若朽索之馭六馬疏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林之奇
曰古者車皆駕四惟天子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
驂六馬則兩驂外又有兩駢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都河北至太康失國於是僑
國河南再傳至相遂為泥所滅古之君失其舊都未
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洛陽宋失
開府而江左不振惟殷之五遷因圯於河而非敵人

之窺伺則勢不同耳

疏相去不盈二百里○監本脫里字今添

皆征序疏義氏和氏二段○監本刊此疏二段於後文
目下非也今移正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臣召南 按仲康若果為羿所立則羲和之討即羿

假王命以剪除異己者孔子必不錄其書也金履祥
嘗極辨孔傳之非仲康能討羲和不能討羿則屈於

事勢耳

疏羿滅夏后相○

臣召南

按羿當作浞滅相者浞非

羿也各本俱誤

又疏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臣召南

按史記夏本云於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略

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議但據左傳國語魏絳伍員俱能詳言羿浞干紀之事伍員述少康本末尤詳夏統

中絕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滅過戈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
極盛如少康后杼中興之臣未有忠勲並懋如靡有
禹虞思女艾者也書序百篇並無其事抑獨何哉先
儒疑書序非孔門之舊不妄也

義和廢厥職○林之竒曰堯分命義和四子至夏則義
和合為一職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傳房所舍之次疏日之所在

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
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臣

照按星曰五星宿曰二十八舍自角至軫凡二十八
皆日月之所舍予以考纏度而紀歲時也傳謂房所
舍之次正謂日之所舍在房星之次耳疏不達孔傳
之旨而謂房為室之房且云知其必非房星亦惑之
甚矣季秋九月日必在卯食當房次于理何疑考一
行大衍歷議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蝕在房二度元郭守敬授時曆曰仲康五年癸巳
九月庚戌泛交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
限可知經文房字正言房宿

政典曰傳夏后氏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陳櫟曰政典司馬所掌皆侯為大司馬故引以勅戒

吏士 臣台南 按五子之歌曰有典有則傳曰典謂經

籍然則政典亦其一也自古法度典章至禹而大備
言天有夏時紀地有禹貢垂子孫有祖訓飭官常有

政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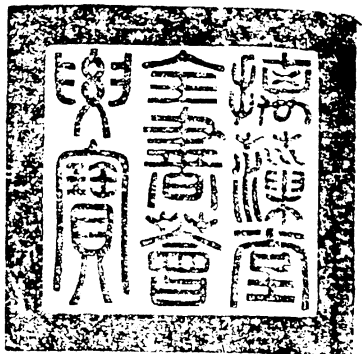
附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傳湯自商丘遷焉疏此言不必然也○臣名南按疏於孔傳雖不可通必為曲解

此條明糾傳失可謂公直矣至亳都所在惟皇甫謐以葛伯為証說最近理此疏祇標其略毛詩商頌元鳥疏則詳引之

尚書注疏卷六考證

謹案第十六頁前七行是義和所主刊本主訛月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胡鼎蓉